

林贤治：巴金对当下文学有何启示？

□文/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

壹

“为贤者讳”是不恰当的

羊城晚报：您写这部巴金评传的契机是什么？

林贤治：说到这部《巴金：激流一百零一年》的写作，有点“主题先行”。其实，自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以来，我就有一种想法，试图借助几个代表性人物，形象地讲述一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变迁史。我写了鲁迅、王实味、胡风，现在写了巴金，再写一两位，贯穿下来就是好长一段历史了。

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捎带说到巴金的《随想录》，不同意那种绝对“伟大”的评价，作了一个“文盲”与“小学生”的相对性的比喻，结果受到多位巴金研究专家的批评，这大概也是促使我做这部书的一个契机吧。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，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做到真实一点、公允一点。

羊城晚报：书中涉及的人和事大超出了巴金本人？

林贤治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，不过一百多年。巴金活了101岁，是一个跨时代的人，恰好通过他的成长史、写作史和活动史，及其人际关系的网络，表现连续一百多年的或相斥或相通的时代。一方面写巴金，一方面写知识分子群体，从本意说，本书并非完全是一部巴金传记。虽然对于巴金，我一直有兴趣探究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，借传记的形式可以表达我对他的一个完整的看法。但是，个人与群体、个人与时代如何相互作用、相生相克，对我来说倒是更有吸引力，写起来也更有意思。

羊城晚报：对您来说，写这样一部书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
林贤治：最大的挑战，是如何做到让自己的想法与当下的语境相协调。

羊城晚报：这部评传中有没有采用什么新发现的材料？

林贤治：作为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作家，故去近二十年，重要的史料大体上都已经公开了，当然也会有好些不便公开、尚未发掘的部分。问题是，即使是已有的史料，也不为研究者或传记作家所采用。比如，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做总编辑那段时间，巴金与社长吴朗西从合作到分裂的情形，就长期被搁置、被遮蔽，而不为读者所了解。为了突出巴金在文化出版方面的贡献，袭用“为贤者讳”的老办法，我以为是不恰当的。史料不敢用就是死的，敢用就成了活的、新的了。



林贤治 诗人，学者。1948年生，广东阳江人。著有诗集《骆驼和星》《梦想或忧伤》；散文随笔集《平民的信使》《旷代的忧伤》《孤独的异邦人》《火与废墟》；评论集《胡风集团案：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》《守夜者札记》《自制的海图》《五四之魂》《时代与文学的肖像》《一个人的爱与死》。

的象征意味，其激进性体现了五四时代的那种浪漫主义气质。在艺术上，小说也是成功的。

羊城晚报：很多人对巴金写于八十年代的《随想录》评价很高，认为它是“讲真话”的代表，您怎么看？

林贤治：《随想录》的“讲真话”是有条件的，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而改变，所以有真有不真，比如对“文革”的看法前后就不一致。巴金本人对重孙李潘也说了：“书里有真话，也有假话，真真假假，你自己判断吧。”巴金有巴金的局限性，因此，对全书不宜评价过高。《随想录》最突出、最感人的地方，是巴金回顾历次政治运动时，没有逃避个人责任；对于自己在运动中的错误，能做出真诚的忏悔。整本《随想录》，涵盖面广，涉及中国政治、文化、道德、社会等多个方面，表达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和忧思。我在《巴金：激流一百零一年》书中这样写道：“无论如何，《随想录》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。”

贰

《随想录》里也有“假话”

羊城晚报：和您以前的作品比较，比如《人间鲁迅》充满激情，而《巴金：激流一百零一年》似乎比较克制，是这样吗？

林贤治：基本认同您的看法。不过，克制也不失为一种风格。这里单说《人间鲁迅》吧，一、动手写作时，我还是青年，正值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；二、时代不同，鲁迅生活的年代早已远去，叙述空间会大一些；三、《人间鲁迅》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你知道，那时候有一个“思想解放运动”，让人一下子脱将出来，挺兴奋的。

羊城晚报：文学史上有“鲁郭茅巴老曹”一说，您怎么评价巴金作品的文学价值？

林贤治：对于巴金，我不赞成“文学大师”的说法，但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有信仰、有良知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作家。他的小说《家》《寒夜》是难得的佳作，特别前者，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《家》暴露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，对其专制性和残酷性的批判是深刻的。小说运用现实主义手法，整体带有家国同构

·点睛·

全景式展示一个人与他的时代

□韦决

在即将迎来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，林贤治的《巴金：激流一百零一年》（以下简称《一百年》）出版。

这是关于巴金的第三部全传，它以巴金主要的人生轨迹为经，以巴金重要的友朋交往和历史事件为纬，全景式展示一个人与他的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。巴金活了一百零一年，经历了两个世纪，尤其是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，中国内忧外患，积弱积贫，饱经沧桑。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巴金也在这时代的漩涡中追求、抗争、忧虑、沉浮。

全书以第一章“新潮”为开端。巴金曾自谓“五四的儿子”，他及许多当时的年轻人受到新思潮巨大的影响，其中最大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。所谓无政府主义，也称“安那其主义”，意思是没有武力、没有强权、没有统治，是一种无政府的状况。以解放个性为基点的无政府主义者，在五卅期间，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知识的教育工作，诸如成立平民学校、农民夜校等。巴金年轻时不仅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书，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。《一百年》从开头就直面这个问题，这是基于史料、尊重事实、值得称道的人物传记写作观。我以为，巴金

全传如果缺失这一内容，是不完整的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巴金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，尤其是后半生，对这个名词是讳莫如深。直到晚年，他才对友人说：这个问题是可以谈淡的。

《一百年》第十二章是关于“文革”的，名为《十年一梦》，用的是巴金的文题。“文革”中，巴金自然在劫难逃，厄运连连，从批判、揪斗、抄家，到关牛棚、干罢活，受尽了苦役和侮辱。巴金在妻子萧珊去世若干年后，连续写了《怀念萧珊》《再忆萧珊》等文章。他在文中自责：“一句话，是我连累了她，是我害了她。”“文革”中失去爱妻，对巴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。“文革”结束，巴金在心里已否定过去的“歌颂”模式，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——《随想录》。这是一部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、文学界的重要著作，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忠实记录和严肃反省，以及忧患、忏悔。

第一部巴金全传是徐开先生先生的《巴金传》，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，1991年5月出版上卷，五年后出版全传。作者上海《文汇报》老报人，著名散文家。他采访了许多巴金的亲朋好友，在巴金胞弟李济生的陪同

下，亲往巴金故乡成都等地，采访健在的熟悉巴金的亲戚和乡邻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更为难得的是，作者有天时、地利的优势，趁那时巴金尚有精力，有问题可直接询问，上卷在杂志上连载后，巴金翻阅和听取了全稿，作了不少修正并审定。可以说，这是一部形象可读、详尽丰富的文学传记。

第二部全传是陈丹晨先生的《巴金全传》，先以《巴金的梦》出版巴金全传，后以《天堂·炼狱·人间》出版巴金后传，之后合并成《巴金全传》，于2003年出版。作者是《文艺报》老报人，著名文学评论家。他在“文革”尚未结束的70年代就走进巴金的家门，开始接触巴金，之后与巴金交往甚多，于70年代后期写出巴金研究史上第一部《巴金评传》，可称巴金的一位知心好友，对巴金的理解自然多了一份挚友的感情。他在全国范围内接触到巴金同时代的许多老友，如沈从文、李健吾、艾芜、沈从文、吴朗西等。在《巴金全传》的《自序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从事巴金生平的研究，把巴金在这段历史中坎坷不平的经历，面对史所未有的严峻曲折的现实所发生的心态变化、灵魂挣扎、人格发展以至感情个性的扬抑……真实地描绘

出来，希望借此略窥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侧影，进而感受一点近代中国的历史气氛，这就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原衷。”作为擅长评论的评论家，陈丹晨的《巴金全传》，多了一份理性，多了一份思辨的色彩。

如今，林贤治先生出版了第三部巴金全传。林贤治曾作出出版过关于鲁迅、萧红的传记，具有丰富的人物传记写作经验。而写作巴金全传，作者有着自己的有利条件，那就是这些年来，关于巴金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，不但出版了二十六卷本的《巴金全集》，还有其他如李存光编三卷本《巴金研究资料》等，以及诸多近年发现的巴金佚文、佚信等未刊稿。正是依据大量的文献史料，作者沉潜书海，去芜存菁，实事求是，以巴金的文章、著述、访谈，以及相关的史料佐证等，勾勒出巴金的人生轨迹，穿插其间的一桩桩历史事件，一个个同时代的文人命运。

《一百年》全书共十三章，每章后面，都附有大量“注解”，均有几十条之多，最多的有193条，坐实了书中每一项内容，确凿了所述每一个事件。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执择，真正做到处处有依据，事事有出处，这也是此书的一个鲜活亮点。

王立群：历史真实的三个层面

架 上
□乔安

8月20日下午，著名文化学者、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王立群携新作《读史记，成大器》来到2023南国书香节举办读书分享会。该书7月份刚入选第31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少儿阅读节“百种优秀童书”。



乔安：《读史记，成大器》与市面上其他版本的给孩子看的《史记》有什么区别？

王立群：市面上流传的其他版本的《史记》，基本上就是两种模式，一种模式是把《史记》的片段拿出来，直白地翻译一下，完全失去了《史记》的文学性；另一种模式是给孩子讲一些《史记》故事，这两种模式，其实会给孩子造成误导。《史记》本身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，所以我在写这套书的时候，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做法，一是用文学语言叙事，用文学语言总结和评价，二是在写一个人物或故事的时候，把《史记》的相关篇章结合起来，甚至把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也结合在一块儿来写，这样整个内容的客观性、准确性更高。

乔安：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一本浩瀚巨著，有130篇文章，您从中选取了60个精华故事写成了这套《读史记，成大器》，遴选的标准是什么？

王立群：《史记》是130篇，写人物的是112篇。只有十表、八书这18篇不是写人物的，里面只有少量的人物描写，关于人物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本纪、世家、列传这些部分。这些人物的全部来讲，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选择了60个人物，把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讲出来。考虑到孩子们的阅读习惯，我尽可能地降低语言上不给孩子们设置太多障碍，让孩子能读、读进去，看得懂，记得住，所以小学二、三年以上的孩子就能自己读了。

首先是选择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的那些历史人物，比如秦始皇、项羽、刘邦。此外，考虑到是孩子们读，不容易理解《史记》的意思，需要给孩子们一个研读的视角、评价的视角，给他们一套评判的价值体系。

乔安：对于历史研究，您为什么这么重视文本解读？

王立群：我读研究生时期的老师

叫王宽行。宽行老师的特点就是文本解读的功力特别强，一首《木兰辞》《孔雀东南飞》能讲十几节课。文学课最重要的是讲文学的发展史，讲一个作家的创作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、影响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文本解读。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有无名气，关键看他写出了什么作品。没有优秀作品，作家就立不住脚。所以我讲两汉文学的时候，每学期给本科生拿出一个月讲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讲《项羽本纪》《李将军列传》等代表篇章，通过作品了解《史记》，通过《史记》认定司马迁的文学地位。

乔安：您讲述的《史记》中历史是真实的吗？

王立群：历史的真实包含三个层面：第一历史是真实发生的，我们无法复原的，包括《史记》也无法复原；第二历史就是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这些历史的记载，但这个历史已经变形，作者有自己的爱憎，遇到特别喜欢的人会有意掩盖其不好的一面，遇到惹不起的人会避开；第三历史是讲述者心中的历史真实。要求我讲述完全真实的历史，我肯定做不到，任何人都做不到。但我讲述的历史是依据我对历史知识的了解，然后参照各种文献，把很多书放在一起比较，决定真伪取舍。因此，对讲述者有很高的要求，你的历史知识、文字穿透力、对社会的了解和感悟等。

乔安：您一直在研究历史，您觉得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？

王立群：历史是过去的今天，而现在是在昨天的延续。历史无法阻隔，了解历史，就可以了解过去，从而了解人和人性，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。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历史，这是十分不可取的，因为其中有很多戏说的成分，或者说是虚假的成分。现在的年轻人想了解历史，最好的办法还是看《史记》这样的史书。

出版书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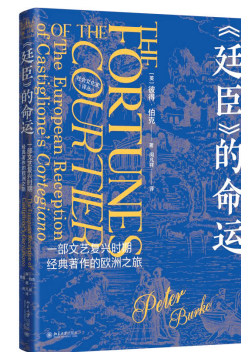
《欧洲经济史：从大分流到三次工业革命》 (维拉·扎马尼[意])

西方经济史经典著作，以工业革命为线索，从国家与地区角度，以时间为序，将欧洲经济与同时期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印度等国的发展相比较，为读者提供了自1700年起欧洲经济、政治、社会历史的整体框架和发展脉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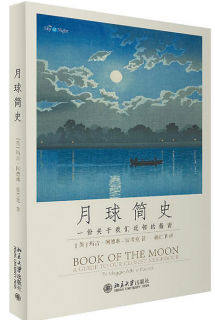
《廷臣的命运》 (彼得·伯克[英])

作者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，本书是他对《廷臣》接受史的研究。“官廷行为指南”《廷臣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靡整个欧洲的伟大作品。作者讨论了《廷臣》一书被写作、出版、阅读、传播、评价甚至模仿的历史，揭示了《廷臣》所倡导的行为准则、价值观念对欧洲文学、艺术、风俗产生的重要影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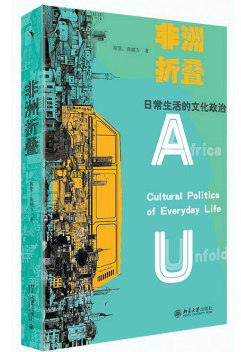
《月球简史》 (玛吉·阿德琳-波考克[英])

作者作为一位天体物理学领域的专家，对月球深有研究。她以细腻的笔触，带领读者踏上一段领略月球前世今生的旅途。



《非洲折叠：日常生活的文化政治》 (程莹 张丽方)

本书聚焦于非洲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景观，力图摆脱过去大众传媒中对非洲的刻板印象。从当代非洲生动而驳杂的日常景观和文化表达入手，理解当下非洲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关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变迁。



《爱与自由：外国十大教育家经典教育理念》 (陈锋 王慧敏 柯诗梦 王丹)

本书精选了外国十位不可不知的伟大教育家的经典教育理念，包括学前教育、中小学教育、大学教育都有直观的解读。第二版与前版相比，替换了其中的几位人物，具体包括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、奥古斯丁、夸美纽斯、卢梭、赫尔巴特、纽曼、杜威、尼尔、福泽谕吉。

